



二程全書第四十七

經說六

伊川先生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六孝弟於其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

孝弟為本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仁矣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下棄之國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

不脩其職而學老文非為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

與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

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若

子之自修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居喪盡禮祭祀致誠

終追遠之大者也事能慎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

民歸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盛德之

輝光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

節制也讓謙遜也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孝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

之道不必主事而曰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恭而安別而和為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信也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
禮義也因共不失於禮之亦可貴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貧無諂富無驕能下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修也切磋
琢磨自修各以其道也古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為自
脩之道知來者也

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
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
而中矣

溫故而知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
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為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
比小人德比故不能周

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人苟取莫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為不知而求



原件短缺

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已能慎得祿之道也

舉直錯諸枉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諛也不當祭而祭之諛於鬼神也時多

非禮之祀人情祖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八佾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工

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具色也哀思之物無傷善之心也知於善一作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便之失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實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
愛人為本主於實厚禮主於敬喪主乎哀不然無
本也何所觀乎

里仁

子曰里仁為美居以親仁為美夫處不擇仁焉得為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得善弗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
離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

仁斯至矣不繫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口固嘗當作有之

已未嘗見可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

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忌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也得聞道雖死可也

上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
後乎外何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

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忘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下者忘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禮者為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為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之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之而可

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公冶長

斯焉取斯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如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尚飭之物子貢

文勝故云也也復問何器曰瑚璉也瑚璉音器飭之盛者皆從玉見其飭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馬而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諫也對以已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誰與浮海者夷讓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子路以為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已矣子許其勇而謂其不能量度事理也取裁度也裁以通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之與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謂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及所

以勉之進也

宰子晝寢人既恥惑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顯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若故有問

而未能行壯恐復有聞也

晏平仲喜與人交久而能敬所以為善與人交也

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為知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其然也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笑謂其無喜愠則非也尚無喜愠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以政告新為忠斯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每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羣弟子編緝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遠仁也季路求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為善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

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人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
勉人學也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
為踈畧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
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

之更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吾
子使義也而冉求乃欲吝之而為之請粟夫子曰與
之釜者所以示冉求以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
與之更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
子非其繼當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為
之宰則與之粟九百思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
分諸鄰里鄉黨夫子之使子華義也原思為宰有當
祿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
用時也

回三月不違仁得善則服膺弗失也其餘則日月至焉
至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
各有所長非唯吾子若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
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仲尼之所能不仕大夫之家
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由己
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
女自止非力不足也

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
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諸疾也

道不可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歟同而免者幸耳

好之者不如樂之也。若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才卑而語
之高，安能入也。

樊遲問：知能後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
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者喜，本有好也。知者樂於運動，
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
樂，仁者安其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
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

之霸為後，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
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
之道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則非觚也。故君
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
臣。

宰我問曰：仁者雖言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
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
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嚮之於不知可
欺。以其方不可罔，以其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而守禮雖不知道亦可以弗違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為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為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之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先舜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憲其力不能及耳聖

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如事於仁必也聖乎恕者為仁之方也

述而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

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於我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

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以

仁知而言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是則德日新

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

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禮來者無不受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

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甘矣則飲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亦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已故夫子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人之所以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踐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為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為二也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歎其至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

夫子為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二人者讓國而逃諫伐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蔬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

者不能盡遠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信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能知聖人也
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
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
也惟自謂好學耳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
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恃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
人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
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為能知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
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
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希聖賢之分也二三子
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
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
於事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處約而為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

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

善而後多見而記識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

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

恠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絕

之則大甚矣人繁已而來當與其繁也豈保其往而

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欲之則至

未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司敗之問而以

為黨惡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巫馬期約以

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與創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常人於文飾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倦非已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王雱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誅告夫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善可遷故云丘之禱父矣奢則不孫以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之讓非為其弟也為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泰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憊勇而無

禮則不順故乱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子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

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愛為終其事也故以全歸為免

三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三問而自言故曰言曰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言

三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慎之於身言動之間皆

一有差則容貌甚敬明可以遠暴慢顏色正則自知其

信等氣之出不使至於鄙信鄙謂偏信倍謂違畔也

理倍與背字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違且之事

則有司存焉故在祿已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

之細別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則於不能顏子能然哉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剛毅而後

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

近而易知故人之德乎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

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不安其分與不仁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

吾貴富而驕吝無

儀技藝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

道則見無道則隱

且其為也君子

而不處特立者

不在其位不謀其

夫尚而告者則

師樂之始漸雅之

始仲尼自衛及

子曰狂而不直侗

則必直侗則必愿

者偽妄之甚不可

巍巍乎舜禹之有

巍巍其德之高也

大哉堯之為君也

之廣大不可得而也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宗
高其文章則煥然也盛

舜有臣五人而武王也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
為盛也然又有婦人也馬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
人邑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美禹德之至不可也後有如夫也吾言無
間稱美之深也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之也道大

皆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也得學而無所成名常人之學多
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
惟不以一善得名於也何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
之而謂門人曰欲使也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御矣御藝之最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也以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也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
拜乎上泰也泰謂簡也也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
子處世事之無害於也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

後

按時氏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畧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從閣本云

二程全書第四十七

二程全書第四十八

經說卷七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 彭 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孟子解

按是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
集止載一卷又接近志錄及時氏本無之校
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
西後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
也故今亦不復載因存其目云

程全書第四十八

二程全書第四十九

經說八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不可不修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止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飭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

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
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已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一萬物育焉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効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
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為其所以取準則以為中
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
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
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
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仲尼曰君子中庸

止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者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
飲水而已之謂無忌憚以無所取則也不中不常妄
行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人莫不中庸鮮能久而已矣夫中庸賢人下息則為聖
人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之不可常行
然後道之過無微而不及則早陋不足
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

異於無是。一不明之也。行之一不著習之。一不察是也。飲食而不化。死者如此。而聖道之行。幾矣夫。

子曰：齊其大知也。

止其也。以爲安乎。

此章言靈所以出。甲子之知。所以出。六百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也。而好祭。通言。隱心。不揚。善也。樂取諸人者。也。兩端。三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思其時中。猶持權衡。可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樂取諸人。戶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

止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章辨惑陷阱之可避。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揮中庸而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

止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者也。南方中國也。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任力。故止爲強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

之強自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強者也塞未通也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富貴不能淫也

子曰素隱行怪

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途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藹而隱

止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用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天地

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况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

子曰道不遠人

止君子謂不從隨爾

言治人治己之常道苟非真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為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之道遠而古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釐之

孝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愛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
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施責子之孝而自知乎
未能事父責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於惟安常守中務
實是乃治己之務

君子素其位而行

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安土順命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
下不怨天不尤人君易僕命自邇自卑皆安土順命
之道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止誠之不可捨如此夫

此章論誠之本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
徃徃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
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躰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躰
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
之謂不可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止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
可盡其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
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止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
父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為聖人
尊為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為天子周公
則達孝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蓋善繼文
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
親之志序爵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
禮下達於士庶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哀公問政

此章言為政蓋本於庸行也蓋修身之行至於以道
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

也

天下之達道五

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
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
共行之道必知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勉之
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
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途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
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
與勉行未始有異也況不有異是乃所以為中庸若
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為不

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教者以天下非吾爭懦者甘為
人下而不辭有定三者欲簡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
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
然足以起懦如是三者未言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
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一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
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推之萬世而準故
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以治人而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皆出乎此也此者何中庸而已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止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言庸行至于九經盡矣自知天至於九經無精
粗之別必備乃所以為常道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
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
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交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
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
以及朝廷故敬大臣歸諸道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
庶民來百工由其德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
九經之序視群臣猶吾子四鄰親庶民猶吾子此視臣
視民之別禮義由賢者出尊賢不為異端所惑大

臣人所瞻仰所以取法非其人燕之可也在其位不
可不敬不敬則民眩不知所從讓色貨皆害德舍是
三者惟德之貴則人勸而為賢尊之欲其貴愛之欲
其富爾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而不責以善此所
以諸父兄弟相勸而親官盛任使如注說注云言有
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待之以忠信養之以厚祿
士無有不勸者也遠人惟可以柔道馭之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皆柔道也厚往薄來不為歸已者厚
也一說謂燕賜尊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
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

止道前定則不窮

豫謂成已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已之謂
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
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
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
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 止不誠乎身矣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
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為仁以何為
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之而

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
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

止雖柔必強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
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
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無勉無思然其中其得
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
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
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必擇誠有
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

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至之非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

止明則誠矣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
之理之實然者至簡至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
開目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致知
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簡易實
然之地而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一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于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

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
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
之所同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
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
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
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
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
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
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
於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

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
幾矣故行其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
化育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
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天
地參

其次致曲

止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徧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
於天不能無少偏曲則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
此謂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成就之成
矣未有不見乎文章致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

加則必能知類通達見其所不盡幾者動之微也知
至而不知至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動者也言
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
而不息雖文有大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復之初復
于故則一於理不知其所以變故惟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止故至誠如神

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
達一體而已興止之兆今之有思慮如有勇焉無不
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後即
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障礙自持達乎神明非時

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

止故時措之宜也

誠不為己則誠為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
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
得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後來有以致
之物之始也有所後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
理雖有物象接於耳目口鼻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
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內外生焉性
生內外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
內外故具仁與知無已無物誠一以貫具之合六德而

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足也。吾用乎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必具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具。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真不可以簞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美稗且不可得。况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

意乃能竭不憊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知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措故有內外。造馬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幾於時措之宜。是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者也。

故至誠無息

止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言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盡天地之道亦不越此至道實理言之古之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但積之而已蓋言道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無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爾乃乾坤之所以開闢如使之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堪任也微驗也悠久長也久物用之不窮者其才堪任是用也如有所窮則其用必息故誠之所以久者不息而已不能堪任發散必矣又安所效驗於外哉不息至於有微則傳之百世亦猶是也能傳百世而不已

則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早有如是廣博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明是皆積之之效也所以覆物載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乃天地之道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止於至誠而已天地之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而已如使天地為物不貳則必有已積之有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為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

其所以下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德德感德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止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德之性則問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以自求則精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中庸之道不超高明以行之則同污合俗矣雖知所未知不溫政以存之則德不

可積雖有崇禮之志不敦厚以持之則其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

止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為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與知蔽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

止其寡過矣乎

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故王天下者有三重焉議禮所以

制行故行必同儉制度所以為法故事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事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

止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祖述堯舜善有所尊憲章文武善有所徵上律天時如祖述堯舜下襲水土如憲章文武蓋稱堯舜者以道言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事言之水土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龍衣之言服也此言仲尼之中庸如是之大如是之備故雖言言天地之

大也其情厚是以任天下其高明是以冒天下其化備疎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變晝夜之道也事賢不教嘉善而許不能並育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敷化也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

止故曰配天

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効如此聖人成德非萬物皆備足以應物而已其傳書充盛至深至大出之以時人莫不敬信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惟天

德為記配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止其孰能知之
大經者道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
貴貴尊尊賢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
倚不倚果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
育歟誠者實有理是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
可易者是謂庸庸其所謂之中者其所以自出則立之
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謂之中者其所以自出則立之
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
機則知之至矣至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

德今矣夫天德無所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
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
厚厚則深深則大厚也深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
卒所以浩浩者天而已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 止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
於無聲無臭聲臭微至八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
誠一於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
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

道深厚悠遠而有本以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
我心之所固有也習之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
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本
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得而致力焉惟
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
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問之廣動作之利
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
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
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幾
矣及本之要吾心誠然而已心誠然之豈係乎人之

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矣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
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
人知勸沮其盛德之盛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
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君
子之於天下正已斯可矣正已則物孰與不正篤恭
而天下平正已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
肖也可以能行其輕而易舉豈特无之比乎故无輔
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實理斯盡
之矣

按見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鮮一卷伊川大
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為書
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
之矣反復此辭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
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

三程全書第四十一

二程全書第五十

明道文集一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詩

顏樂亭為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帥孰學孰識聖賢之分古
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
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於榛并堙而

北鄉閭蚩蚩帝視弗履有卓其誰師所之嗣追古念今
有惻其心良賈善論安幣以金卷治以闢并凍而潔清
泉澤物佳木成陰載登載洛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感德彌
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時作鄆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鄆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
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
書於是邑謂厭飲雲山以償素
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
層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
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
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
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
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
方命且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

者尤復秀出常恨遊
請于天官氏願主簿
心今到官幾二年矣中
其一則簿書期會倉
面最為近邑常乘間
以心幸負泉石五年二
是晁公見約同往會
始知車騎已留草堂
羨者以罪沒官府符
四至山而晁公已由

高觀谷紫閣還館心下院見待已
蓮奉陪西遊經李氏
五花莊自心駕池上夜宿白雲精
詰旦是公西首僕復
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
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
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茲
林木竹間夜止草堂是
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編
話諸境一乘遂逐霽明日
入太平谷憇息於重雲下院自
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
殆非人境石道甚巖下視可憐
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壑
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
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並東嶺均望大頂積雪復東
北來雲際下深淵白石
磷磷石間水聲清冷可愛坐之
掬水戀戀不能去者

入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約至藥山北
眺大頂千峯萬壑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
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大正宮故基而歸馬上率尔口語
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
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
曠曠辜負終南好景石
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冗
天令學業哀世路嶮巖功業遠

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
不紆渡石橋
雲生澗底寒
雨下山腰樹
色千層亂天
形一罅遙
吏紛難久駐
回首羨魚樵

獼猴

聞說獼猴性
賦靈相車來
便滿山迎護
到此何曾見
始覺毛虫更
世情

高觀谷

車轉雷轟鼓響
前峯來自彤雲翠
靄洞中
蒼陰成氣象
鬼神憑暗弄威
風噴崖雨露千尋濕
白石珠璣萬顆紅

有虬龍難

還應不是旱時功

草堂

詩在竹林之心
其竹蓋將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
四面簷簷一徑通

讀華陽真譜上

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殿中得冰以石敲
食甚佳

車倦人煩渴心長
巖中冰片玉成方
老仙笑我塵勞久
乞與雲膏洗心腸

游重云

又厭塵籠萬慮昏
喜尋泉石
暫清神目勞
是倦深山裏
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約三大頂如列屏幃比到山前却不見
見蓋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峯寒天將仙掌都遮斷
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
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竹者見崖顛
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樂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約王

下山偶成

襟裾三月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

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窻

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興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
潢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禁本真謁冗官難自適
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因來自有天。任是推酷虧課利，
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必遵守令賢。縱得無能開主簿，
嬉遊不負飽陽天。

獄訟已聞寬滯雪，田園反慶遠言喜。土膏自以應野事，猶相笑
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群陰久退清。只知曉色絕，何復雪霜凝。密
霰仍先集，飄雲勢欲散。初彌望珠幾，亦間兼片痕。

城鶴途鋪越女，繡落英時鬪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瑤
比誰疑。鷓鴣路鳥搏透肌，雖共利酒刃爭銛寒。怯開闌賞光

凝伴月，覘價增。燕市炭興入酒家，帝駐足銀粧履昂頭。

玉裏鬢如何，欺煦津重復困窮。闌新之經朝備衣，因恃
暖拈柳芳游女，恨憂山成老。衰占惜竹，頻敲世亦愁。花旋覆

苦夫權悲太皞，助雪有飛燕。穰穰年初疑勇，旋消亦訝謙。

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嚴任陰，玉靈巧難令木氣憾寒。

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與雪方平，電漸流已隱。簷暗空
猶杳杳，近地則佔佔。遠水難通，而峯亦不寒。寒又著，壘
畫粉。蓋地豈成鹽。統扇駁馬，塵蹄。曉風。吹火。尖。端。未。存。融。

釋空復助如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
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過半中間幾悲歡况復多聚散青
陽變晚春弱條成老幹不為時節驚馬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不比常花
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幻界靈藥天偏與漏泄春香
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冰即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半湏火暖親爐獸
初覺冰漸結硯蟾敗葉卷風輕縹遠峯紅燒靜尖尖出
門未要貂狐煖且看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芳成萬物春如何滂雨宵宵芳晨乞水共指雲間日
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爾春色已嶙峋
燕遊莫道玉孫樂亦有義白王更上人

西湖

溪水橋邊鴨子陂接葦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
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醉艇有時經雨飲虹霓

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四起高亭破遠空雲曠直疑天字外
周旋如在畫屏中
疑風散鷺鷥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
嘗得登臨已忘去
白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靜好風吹清光溢四毒金行方或自陰魄正中時
露瑤闕分明露桂枝
英同醉賞誰復嘆官霽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重馬尚存周戰法

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
大斜步卒輕却凭紋揪聊自笑雄如制項亦開爭

九日訪張子直示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知
有花伴應笑我龍鍾
頰春光醖於酒醉得遊人意
自狂自使華顛老公子看
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
泥酒定嫌醒者非
顧我吟慵老山野
却騎歸馬背斜輝

下馬問老僕言公貪
真花去只在近園中
叢最深不知處
桃飄零杏子青滿城
車馬聲春雪泥就中
得意張公子十

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
靈氣休將孽孽靈
借問閑窓靜孤音
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颺旆旌
曉風鏡吹入三城
知公再為蒼生起
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開卧洛波清
今日都門獨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漢流
黃中蒲形勢天下
疆帝得賢侯殿一方

四年不更慰民望
望元典是戊午季
春月上心閱雨愁黎蒼

使車四出走野
望我亦奉命來陝
疆精誠感格天意順

詔書才下兩
勝病交還青未出
土野豐辰鼓舞歌君王

故人相見不
舊雨雨惟惟言
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

自可放蕩舒
腸白石萬固
勝地主人為我携芳靈觴

况逢佳日俗
軍為未曉垣
康莊共投十里雜老幼迤

還千騎明
初聽鳴鏡
入青雲
漸見朱旆輝朝陽
邀

頭自是謝
後棄獨慚
元漫即侯來
雖知有官
憂衆

喜更為將書
光似迎好客
戀不知歧路
辭佳境已惆
負泉石句能

戲題

曾是去年賞
心依舊去年

日暮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

題淮陰寺

南去北來休便
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

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
陡覺風威著
急須趁日藏

寒平明飛霰酒柴闌乍憑酒力溫肌骨
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
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詩

漸覺東皇意
已蓋六街無
詩人空怨玉

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馬平地有輕綠
塵莫為枯榮吟野草且憐愁醉祝香輪
遠極日美美又一番

和詩

天打乖吟

打乖非是愛
風千古能與
把笑惟親
聖賢事業本
萬鍾難換子
時止時行皆

道大方能混世塵
隨卷一生顏氏樂
清
客求墨妙多携卷
天為詩豪刺借春
儘
德容猶足慰知人
編肯為巢由繼後
塵三幣未回伊尹
志
真且因經世藏千
古已占西軒度十
春
命先生不是打乖
人

和堯夫目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
閑來風月更輸
直到希夷無事

詩為要形容至樂
時醉裏乾坤都寓
物
誰死生有命人何
與消長隨時我不
悲

和堯夫西街之什

先生相與賞西街
小子親
坐隅還許侍餘盃
盃盃前流
時泰身閑兩難得
直須來
先生高蹈隱西街
風月
便將佳句寫瓊瑰
心
只有一條誇大甚
水邊
未兩三盃

待几杖來行次每
容容參極論
心同樂林外青山
眼重開
字賦詠才暫到隣
家賞池館
懷心先快劇韻仍
降字占投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
北有亭
一罇聊為晚涼開
水心
天百尺其臺萬物
已隨秋氣改
雲開相照林下白
水聲靜日來

始知白石在胸中

汀亭

強繁猶果有公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汗汗妙旨君須會
物我何常事與彼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箇裡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無風入夜戶
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春風處
思順街來第一家

和花庵

得意即為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
聽禽登樂開招月色過湖公在康濟終亦示此情何

于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治劇若能伏居閑我更慵自惟降藻屢不辭繼春容寫
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四首音旨天似臥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宜與待安枝也學春耳淑已不發風前日事
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樽遊酒
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
春入遙山碧四圍
困臨溪水坐苔磯
莫辭盡酒十分醉
紙恐風花一片飛
况是清明好天氣
不妨游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
春入漁舟一棹浮
雲暮倒遮天外日
風帘輕颺竹間樓
望窮遠岫微茫見
興逐歸槎汗漫游
不長蛟螭起波浪
却憐清泚向東流

下白往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
轉輒見長河
氣象豪歸騎已登
三坂峻
飛雲猶認華山
高門前岐路
迤西國城上
樓臺壓巨濤
欲問甘棠舊
風化主人邀
客醉香醪

盆荷

庭下竹青青
盆荷水面平
誰三無遠趣
自覺有餘清
影倒假山翠
波光朝日明
蓮漪不綠淨
涼吹夜來生
嬌紅掩紫闥
庭下蕭疎竹
數千挾地難容
大池沼淺盆
聊作小波瀾
澄澄皓月供
宵涼風動曉寒
不校蹄
涔與滄海未知
清興有誰安

陳公虞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
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暮來還去花枝之復沉未須愁
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寄天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的酒公能樂飯糗羹藜
我自負苦語至誠無內外
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賦使君愧我飲水忘外樂綠尊紅菱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
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棟莖子二年零落去山丘

浪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又新晴野步

陰晴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
鳥聲人意融和候
草色花芳香鵲間水底斷霞光出岸
雲影斜日影在
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二程全書第五十

二程全書第五十一

明道文集二

奏疏表

論王伯之辨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論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元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夫二者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而
 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
 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心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

不能感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
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王也故世先之徒無道威文之
事而曾西馳先管仲者蓋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
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
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難之政乃以壹曲之見幸致小康
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
而不素講其良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
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
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
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
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
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
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關之之愈也蓋小人之
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
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
講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
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天聽覽之昭盡正
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

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必有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若不入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不信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滯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熙寧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首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以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之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

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僅使之講中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才為本 宋興百餘年
而教化未大醇人清未盡美士
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亡宜
學校之不修師講之不專天以
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講者之
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
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全人
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
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餘
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之
備足為師表者其以

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
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遣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
豐其廩餼郵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與領其事俾群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備明乎物理其
教自小學涵掃應對以修其學而忠信周旋禮樂其
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循節序其要在於擇
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
學行皆中於是者為之德之其次取材蓋明達可進於
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之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文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
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
其優游徃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役漸自
大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
于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曰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
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
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
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
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

性行材能三物實與其士於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
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
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采於學大學歲論
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
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學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
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焉其自州郡升於大學者
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
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教諭薦凡選士之法皆以世行
端潔若家孝悌有廉平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
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大學

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工非之真學之師與州縣之長
元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深淺同土者師長皆除其任
籍終身不盡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
長雜事未滿半歲者皆不為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
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大
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居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祿蔭
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
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
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具
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舊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

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二十以上所與不成者辨而為二
等上等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必學業修進中於選
論則不得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
亦聽其在學七年而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
察之為一等之法國子之六不舉者亦斥罷之凡有
職仕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筦路及近侍以聞處之
大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
子之有言者中選則增其秩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
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求進之其聲律小碎細名磨
錄一切正義理之弊不數年而國學者靡然丕變美豈惟

得土寔安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慮萬世行之無寧時

論新法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借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文以觀未蒙施行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言文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駭乖則付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詔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駭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終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譴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糶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臣所朝廷未失於舉措便議論何名而端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熙寧三年三月十一日時為監
察御史兼上語及程顥

疏安石曰... 廷中明使... 臣論列... 天下如... 意不得... 疏以方... 大臣章... 明法意... 於

論新法之降責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
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
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
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駁戾不一致國政果出
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阻不可而能有為者也况於措
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數凌貴以邪

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
可行者設令田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寢無尤非 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連
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 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
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无補望乞前奏早賜降
責無寧三年四月 上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為權
路同提點刑獄

辭提刑

臣伏蒙恩差權京西路提刑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
竄謫日異之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
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唯知以

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已矜眾為事 陛下亮其愚
直每加優容故當指陳安危辨邪正知人主不當自
聖則未嘗為詭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移交則不敢為阿
黨之計明則 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
臣學術寡陋知識闊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
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
臣隳廢職業既以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
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願就如或見
利忘義覲面受之 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
之任 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取所

去 臣 恐紀綱自此弛廢 臣 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
下 明白日之照屬嚴霜之刑按謫荒陬實所甘分

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紛紛奈何安石曰陳
襄程顥等庶幾公著無物性下為治之實今當邪
紛初之有乃用襄得知制諸願提點刑獄人稱其平
革小入者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
為善乃以為貪書鎮守軍節度判官事

論十事 臣 傳 六官 經界 黨 貢上 分數

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
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
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

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處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既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文以

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脩交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陽然無法官置者野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轉徙之憂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滿日
慶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
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
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無
親睦刑法鮮犯庶耻易怒
効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序
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
上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
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
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
判也今驕兵耗價國力亦已

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
史胥徒之役莫過天下不更其則未名大患此亦至
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必九年之食無
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謂天下耕之者少食之
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動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
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
滿路此不幸有方三二年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
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慮不可勝言夫豈可曰昔何以
不至是因以幸焉可也也夫國宜漸從三制均田務農
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養之備此亦無二今之異者也

古者曰民之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
民無所苦而今京師之民幾逾百萬每手不可當度歲
其資幾至苦強買疾疫變生之偏以自求生而常不足
以生日也歲溢人將若何事已窮矣非聖人能變而通
之則無以克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政言之
今均多恤寡漸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
者也聖人考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畜之任治於三
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三
官不備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
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

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
極矣惟以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
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
用等差分別莫不以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
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
或踰王公禮制亦足以檢飾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既無定分別以詐僭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
止息者哉此等亂之遠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
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皆其端緒耳
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

綱條度敷施為之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然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此既然之定理也。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之。

論養賢三子

臣竊以議當代之善知德實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難。不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一代之善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石籍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士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

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述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

不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
補也若是則引量並進野無遺賢 陛下尊賢待士之
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脩固有與刑罪在誅戮曲蒙私貸仰
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甲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
虛志意粗脩智識無取 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過
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誓竭
疲駕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闊疎之
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剡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

能絕怨糾縲固不願沾直買名 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
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 請采堅天意未回憲章
尚屈更奉殺中之詔俾分提攝 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
亦悞廢賞刑之實力形奏未遂 俟誅夷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昭照 止邪之心迹辨真偽於
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實諸帝辟投之遠荒解
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望 以之賜義固等於乾坤
涵容之恩重蓋逾於山嶽臣敢 卜日新素學力蹈所知
秉心不回信道愈篤為臣徇小志 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
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二程全書第五



